

致马鸿增信

鸿增同志：

大札收悉。兹将提出的六个问题一一简单作答如下：

一、文学士如何去法国学美术？

本来是准备学法国文学的，后来打听到想到巴黎大学学法国文学专业一定要具备法国中学的语文（法语）水平。而我在清华外语系读的主要是英国文学，法语只作为第二外国语读过三年（每周四小时）。据说像我这样法语水平的外国人要想赶到上法国中学毕业生的法语水平至少要到法国中学去再读三年！！

其次，法国中学文科要学拉丁文，而我没有学过，因此也要补学三年拉丁文！！

某于以上原因，我只好放弃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愿望改学美术。因为学美术不需要多少语文条件，只需能和老师交谈就可以了！！当时我的素描有一定的水平，在大学学过外国美术史。因此在巴黎学美术是很理想的。

二、与徐悲鸿先生交往情况，何年去中大？

1933年徐先生到巴黎开《中国现代画展》，旅法中国留学生在黄显之家中欢迎徐先生（有照片）我也在其中。徐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入选春季沙龙的《卡邦齐夫人像》）。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徐先生。同年我和李健吾先生（法国文学翻译家，戏剧批评家，前年去世）合写了一篇评论《巴黎中国绘画展览》的文章，在上海《文学》一卷五号出版，引起国内艺坛的注意。文中对徐先生的作品既有推崇又加以严格的批评，徐先生不但不生气，反而对我更要好了。

1938年我从北平赴湘西莞陵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途经桂林又和徐先生盘桓了一用，那时徐先生正准备到印度去开画展，满房都是画。我特别喜爱其中一幅《食草之马》。徐先生对我保证：如果这张画在印度未售出，我就送给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徐先生从东南亚返问重庆，即将此画赠我，保存至今。

我原先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科主任兼教授，后来校长陈之佛下台，潘天寿上台后未聘我，暂时失业。同时中大教授吴作人因故离开中大赴人西北去了，中大艺术系聘请我任教。（1943年）据当时的系主任吕斯百事后谈起，据说是徐先生推荐的。

三、两次个人油画展的评论文章或主要评价？

1945年12月（？）我在重庆开个人油画展，为此重庆大公报曾出《专刊》介绍。撰文者有司徒乔、徐悲鸿、林风眠、宗白桦诸先生们（编者注：无司徒乔，另有汪日章、吕斯百、傅抱石、张道藩）我保存的一份专刊在“文革”中已烧毁。徐先生撰写的长文原稿在我这里”兹将原稿的照片寄上，阅后请赐还为感。

1963年在长江路往苏省美术馆举办的《个人油画展》现将展览会目录寄上。评论文章只有达弗同志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我的一份也在“文革”中失落，不知王达弗同志自己还有没有原稿？（发表的日期记不得了）。

四、《母教》内容与形式？

记得当时作画的主要兴趣是描绘小女儿的神态，我用了不到两个钟头画完了小孩，觉得还不错，这才下决心画完这张画。想不到画大人反而用了两周的时间！四壁萧然，沉重的深灰调子反映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在人物造型的简练方面，有Manet（马奈）的启示，如此而已。

五、您的艺术追求？

总目的是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人物和山川，作品应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

六、您的教育观点和得意门生？

应大力提倡艺术教育：

社会美术教育，增加各市县的美术馆

学校美术教育（例如大学文理科都应开设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欣赏三门课）

中等学校、初等学校、幼儿园的美术课应大力加以改革：增加时数、增加经费、派教师出国考察美术教育情况等。

我的学生很多，但不敢说谁是“得意门生”。

秦宣夫 1984，9. 14. .，

附注：

1984年9月11日原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马鸿增应江苏广播电台《文化与生活》节目之约，写秦宣夫的文章，马即写信给秦，提出六个问题。秦随即回信告之。1984年10月马鸿增写的《秦宣夫教授的艺术生涯》由电台广播了，后又在报上发表。1985年1月2日马将此稿寄给秦宣夫以兹纪念。